

于泥沙滄海有尾間之洩暴白骨于原野沙
場有夜啼之鬼向使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
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雖成跌陷西路
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于天津一路
爲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
神京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
遼兵勢亦相聯屬矣

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冬者
何也因南人畏寒北人喜煖今冰雪將凝人
以爲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
部甲可封也兵防可追也孰知倭虜入犯以
時而建酋入犯無時先臣馬文昇疏云遼東
地方三面受敵故屯兵三路以備外侮竊見
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
遼海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人馬可行正
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未
聞冰結之時虜兵不犯再查宣和七年十二
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冲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閣門祗候侯章齎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三年十一月兀术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徇青淄粘木喝取濮水陷德州撻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陷維青皆以正月總之寇強方張須切震隣之懼四時叵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洵洵手足便見張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耽燕逸洞觀往來可不念清河撫順開鐵之危而忌臥薪嘗膽之憾哉茲十款者或為諸臣所已言職申言之以保其萬全或為諸臣所未言職誦言之以鳴其一得言出傷時論多觸忌然職為國為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職罪職者之為介介也至于閣臣叩閣

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落落蹇諤無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營衛向來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國事如弁髦視

邊徼如兒戲儻明知其要而莫之果行時事
將安所底止哉伏惟

嚴勅所司設誠而力行之疆場幸甚

○兵部職方司署員外郎事車朴謹奏爲勢危事
急切骨痛心敬披葵藿之微忱仰佐廟堂之
未議懇乞

聖明採納狂瞽銳意營精集大小臣工共圖安攘
大計以保

宗社事茲東事決裂京都戒嚴臣待罪職方與聞
軍旅當危急存亡之秋義激于中不容默默
夫逆奴本易與也坐此前過于玩忽彼日日
圖謀我日日懈弛釀成鴛鴦一旦橫發暴決
遂至于不可制所謂信挑蟲而不知其爲大
鳥蓋中國本尊也

皇上故自貶損屑越之而使卑本大也故自湫溢
局促之而使小本強也故自消沮靡漫之而
使弱本富也故自困窮匱竭之而使貧事體
且有頭緒可柰拂戾狼藉使人心志亂營而

竟歸于叢挫時日本自從容無端束縛禁持
使人手足莫措而不整頓其本源比及未流
散漫然後費力收拾不綢繆于先事直待大
勢潰決然後加意彌縫今日政事大都若此
皇上自以爲此可顛倒一世駕馭人羣矣不知無
窮之害

皇上還自受之今既不收拾彌縫奈何猶需待一
意不爲亾羊補牢之計也夫以海滋鯨鯢跳
梁見怪一出而禍中于撫順再出而中開原
三出而中鐵嶺瀋陽空壘北關撤藩遼城孤
立若懸絲纍碁破竹在數節之後可不倍固
其緘滕茲復謀據鎮江絕屬國貢道趨登萊
斷京都咽喉矣或謂嘉靖庚戌虜直抵大明
門無足爲慮者此左右近習誤

陛下之言也彼盖一時豕突獸奔旋即引去曾敢
去而復來至再至三如今日否一時大臣乘
鄣有十三四員勤王之師不召而至城下者
十四五萬不知今日有警能若是否虜去後

世廟極以爲恥擬大舉出塞沿邊屯駐兵糧尋築
南面新城亦不知今日能若是否且嘉靖末
虜又嘗陷石州矣蠢爾無謀止圖深入所過
焚戮不圖歸路無資以馬爲糧及應援四集
踉蹌徒步復值大雨郎襠割去下半多道死
者屯出口外十存三四哭聲震天我招撫殘
破不失舊疆若今日遼左與疇昔大不相同
虜志不在搶掠克一城我卽失一城有如遼
陽不守則關以東盡爲建酋巢穴犬羊腥羶

逼近京陵自家臥榻邊容他人鼾睡西攻山
海南渡登萊北出薊鎮無不可此得隴望蜀
人情苦不自足之常矧犬羊叵測其欲無厭
肯偃然不西向乎奴酋仍是竊懼畿輔復爲
遼左然遼左民尤土著軍尤經戰茲京營數
十萬盡市井傭販之流聞虜色戰股慄詎堪
驅之行陣居人五方雜處其中亾命惡少不
知其幾一旦虜薄城下死者死逃者逃降者
降外有強敵內有厚藏反覆攜貳之徒睥睨

窺伺乘機取事未暇外防先虞中潰

陛下試一思之可寒心否儻豺虎衡行禁旅失御
皇上雖動大震懼恐勤勞

聖躬者不止御殿御門雖高枕靜攝恐煩聒

聖聽者不止法家拂士雖欲持籌而請發內帑者
不及伏闕補瀆嗚呼此豈臣子所忍言哉儻
欲易危爲安豈可盡謂無策蓋戰守相資忘
戰不可以語守非守不可以言戰經常與權
宜並用非權宜則經常有時而窮非經常則

權宜終不足恃兵與其招募于遠方不若搜
括于近地法與其條陳乎新令不若謀求乎
舊章以我之所短當虜之所長不若用我之
所長制虜之所短以我攻夷則用力多而成
功難不若以夷攻夷則用力少而取事易總
之無甚高論皆諸臣所已言稍稍搭附臆見
期于設誠而致行其致要則在我

皇上時御文華殿召文武大小臣工面議戰守機
宜使人人得覩

聖顏聆天語衆心一轉神氣倍張由是偷惰可更
積習可破因循苟且之陋規卽變爲精明赫
濯之氣象矣謹列爲八條惟

聖明俯垂聽焉

一曰火器中國長技可恃以制夷狄者無如火
器其在今日欲以寡敵衆尤必以火器爲第
一蓋虜之所長者惟是健卒輕騎短兵勁弩
疾驅而來若飄風驟雨鋒莫可當而我以饑
疲之士迎之千萬生靈祇以供彼魚肉豈不
痛哉惟有多蓄火器若佛郎機神鎗三眼百
子鳥銃等無所不備一遇虜至萬砲齊發遠
者一二里近者百十步鉛子之所炸擊烟火
之所燒逮人遇之披靡馬遇之辟易則彼之
長悉無所施待其狼狽僵仆自相踐踏然後
出吾銳卒由兩腋以擊之如猛風捲箨是彼
衆固無所用而我之用兵亦何必多哉

二曰車戰八陣之法昉于井田古者田賦出兵
皆以車爲準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卿大夫百

乘步卒隨車而動此正兵也緩急之間規便
取捷時而用馬謂之奇兵奇以濟正之所不
及詎可以奇而廢正乎今擬造車若干輛上
施幔頂前用遮版上開孔盡置鎗刀火器左
右飛輪輪外布刃車中裝載火器附餘人在
車內推輓轉輪每一車營兵五十或三十人
既不多易爲供應衣糧器具另以輜車載之
卒遇敵則人有所恃以無恐神閑氣定應之
有餘且尤利於火器凡火器遠則不中近則
人畏縮而不敢前若點從車中疾徐在我百
發百中進則貫魚布則長蛇晝則樵蘇而爨
士皆飽夜則團結而營上下皆安寢不苦蒙
犯霜露大砲齊舉前者方發後者復繼更番
疊用相續不絕敵攻其前則應之前攻其左
則左者旋而向左攻其右則右者旋而向右
攻其後則兩端轉而合圍札住不動四面應
之若鏖戰時久彼衆未散我一面難開則以
別營策應內外夾攻計彼軍單薄我兩營相

近火器暫止各出精銳經紀合爲一營但須擇素曉陣法慣用火器之人練習關熟使轉折便利分合疾徐無不如意又須防其坑塹以地錐居前彼進則我止彼止則我進其止如山其進如行運有脚之城策不秣之馬驅不老之師彼雖衆其柰我何以此橫行匈奴中可也何恢復之足云

三曰募兵語有之兵在精不在多今日出募兵相屬于道路有應者有不盡應者臣非敢深言其非第恐其滋擾而卒無裨于實用也求之邊鎮則危塞不可以重單求之中原則市人有難于驅戰卽懸厚值以募之恐其愛賞之心不勝其愛生之心矧以豚肩斗酒求滿篝而滿車乎招之不應則勢不得不強彼將曰業賸我之殘膏于枯骨又欲暴我之枯骨于沙場積怒眴眴及迫之以行若牽牛羊而就屠肆死生佻重以勤勞饑渴之感豈復有鬪志哉終拚一死勢不得不捨掠以苟活

須臾甚有不可言者寬之則無軍法而所在
騷擾嚴之又非人情或瞑目語難兼烏合蟻
聚統之以素不相習之人將不知兵兵不知
將將雖能且不易使其帖然馴擾况未必能
乎至于徵兵土司主事楊嗣昌極言其患臣
不知土司情形惟斷以理而稽之往事似爲
不可周幽王時申侯以犬戎攻宗周既入內
地遂不可驅除卒至豐鎬墟而周轍東魏分
南匈奴爲五部號左賢王晉于鮮卑羌胡降
者多處之內地已而五胡雲擾濁亂中華百
十年不見天日此用夷狄之驗也土司雖錯
處中國終屬夷性與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
大槩獷悍殘忍日事仇殺恐招之未必來來
未必可用而或勝與否驅之又未必卽去開
門揖盜虎入羊羣內地受害必多是復增數
奴酋矣無乃非計乎以臣計之不若止索之
畿內材官騎士精銳夙稱河北燕趙自古多
感慨悲歌之士屠狗擊筑皆出燕市拊髀興

思惟在鉅鹿他若張車騎趙當陽皆燕趙產也且門庭之寇剝膚之災其保護信急况今京師輦轂抱竒之士多投跡焉及兩科所不能盡收者瑰偉智勇尚亦有人第築燕昭之臺必有應者若總得一二萬人以三人之食食一人以三馬之食食一馬隸之車營資以火器真可以一當十岳飛以八百騎破兀朮五十萬則兵豈在多哉所謂召募于遠方不若蒐拔于近地者此也

四曰修祖制

本朝令甲斟酌前代誠聖子神孫所當世守爲家法者也若今日所苦者非兵餉尺籍可按舊額可覈主者豈能溺職良以數弊府奸沿襲日久牢不可破動輒掣肘遂成沉疴無可柰何耳試問春而開操秋而停操所練者何事今日過洪明日過淮所輸者何物布花胖襖甲冑弓刀不時解到驗收者驗收給散者給散此皆何爲者乃稱無餉哉謂宜于兵見

操者時汰其老弱頂替者實收之行伍其有不願與久缺者另爲之勾補召募于餉則簽解者之冒破作何禁止包攬者之侵漁作何稽查影射之關作何清覈此又得

皇上臨御面召羣臣逐一詢問太阿在手誰敢支吾一日而數十萬之兵數百萬之餉可立致矣豈至促襟露肘束手無策哉至于屯田一事在今日尤宜亟講膏腴霸占于勢豪子粒乾沒于猾弁往歲宣大按臣曾一清理業有

頭緒恐其去後復漸積混淆若由一時以垂久遠由一處以及各邊人授以田給之牛種各農講武畚鍤雨渠之利成歲省金錢無算豈憂不足耶頃有林下縉紳建議欲于邊境遼闊之地盡畫井田溝途封植縱橫錯沓一以見先王之法制可行于今日一以阻戎馬之長驅其策甚奇而可行或者以爲西江之水不救目前臨渴鑿井爲計亦晚不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猶或有及井田猶須歲月

屯田則一二年便享其利何遷緩之有如必
以爲迂遠取切近者爲之則十室九空庫藏
如掃恐發內帑之外別無他策如

皇上愛財貨不愛社稷何所謂條陳乎新會不若
謀求乎舊章者此也

五曰樹外援所謂以夷攻夷者亦就彼比鄰近
便勢可以相及用計挑之使其互相攻擊以
紓我患害非驕此以加彼也朝鮮禮義之邦
北關忠順之部雖屬國屬夷有辨其親附尊

戴于我則同卽至今日心猶無他惟是傷弓
之鳥畏奴之強觀望不敢前如我兵威日振
而可恃則其輸誠效順必無異于往時今北
關破矣與其朝鮮之損將覆軍皆由于我我
亦安得而負之矧尤欲收之爲我用也謂宜
下詔慰勞朝鮮于死事官兵破格優恤庶天
朝不失信義于小邦可以堅其拱翼心令其
整飭兵戎相機而動金白二酋傳聞尚在卽
不然亦必訪求其支派于遺處之近邊內地

多方培植漸次收拾殘破爲報復計待其稍
能自立仍令移駐故地作我外藩蓋自宰賽
父子被執煖炒二酋殊爲不平亦畏奴之強
蓄縮未敢動虎酋之孫以婁家被禍欲修郅
于奴此皆有可乘之機今當以唇齒狐兔之
義動煖炒二酋令整備部落共復北關而以
東方爲事復往說虎酋曰爾擁衆二十萬雄
長東北諸夷素爲奴酋所畏服奴酋受朝廷
厚恩一旦逆天不道跳梁若此且其浪子野

心前併吞南關今復執宰賽挾煖炒滅北關
盛強業與爾相軋爾已不能獨擅其尊矣彼
未叛中國之先與北關講老女親事每傳帖
內地必詆斥爾爲膠達子目中已無爾部北
關非爾婚姻乎敢肆爲虐賊無所顧忌此其
端已見矣而猶謬爲恭順于爾者其力尚有
所不能且方與天朝構難恐爾之議其後耳
藉令得志于遼左勢且益增彼敢于叛天朝
何難于叛爾敢于蠶食諸夷亦何愛于爾而

不以處宰賽南北關者及于爾乎爾一世英雄甘屈于奴爲天下後世笑何也爾每求增賞所爭幾何若能協力夾攻以滅逆奴分統其地則前日建州之賞更增加以與爾降勅鑄印爵之以上將軍內持和好外擅貂參之利安富尊榮豈不鐵中錚錚毅然大丈夫哉不然養虎遺患悔無及矣虎酋若聽斯言而攻其外我攻其內朝鮮與煖炒各乘其敝制之則奴賊腹背受敵首尾不能救應儻亦罪

惡貫盈值天亾之時乎

六曰用反間蓋兵詭道也用兵者必離敵所親除我所忌所謂多間諜是已叛將李永芳佟養牲皆中國而入于夷爲之出死力作鄉導戕將折軍攻陷城堡多出其謀近聞奴酋自得志後深居稱朕驕恣酗淫此敗端也雖用二叛慮有反覆關防甚密不使見面此疑端也有此二端則我用間之日矣今宜以愒責二賊曰朝廷何負于汝乃甘爲悖逆試看自

古亂臣賊子曾有一人善終者徒留萬世罵
名污青史人亦頗諒汝出于一時迫挾非其
本心何不悔前愆早去逆效順主上寬仁當
貸汝以不死更能擒殺奴酋以功贖罪厚賞
顯官亦不靳汝若執迷怙終彼奴酋豺狼梟
獍之雄殺戮無節其父兄弟尚爾不顧爾
處孤危凶禍之地不知旦夕反面無情汝當
爲異域虜粉尚欲長保其富貴哉日今天朝
大集兵馬行撻伐且犁庭掃穴不知汝之死
所悔豈有及乎彼卽不聽斯語亦未免踟躕
徊還奴聞之又生疑心復詐爲二賊已受約
許爲內應而我與之書期日舉事令速圖奴
酋募死士或蠟書作誤投其部下須自臨期
設數處疑兵于近邊往來出沒若有所待者
然奴酋偵得其狀其疑愈深猜忌旣生漸成
仇隙自不相容二賊不能殺奴囚奴囚亦必
殺二賊矣豈不爲快心便計也

七日明賞罰議者謂方今大患在法令不行綱

紀不正若人病痿痺手足支離而不爲用是固然矣豈遂以一切督責之術行之耶賞罰二事王者勵世磨鈍之大權賞誠懸則人有所豔慕而必從罰誠立則人有所畏憚而不敢不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聳動鼓舞精神百倍加之嚴法以惕其心則赴湯蹈火無不可者此必勝之道也苟勇于議罰而怯于行賞彼未見可欲者誘之于前徒見可懼者迫之于後將自索然而萎甚至至于不堪恐同舟之敵入室之戈在眉睫肘腋間其禍可勝道哉或謂厚賞于方今困乏之日言何容易然非欲求之額外也第于應得衣糧不致減削令充然有餘其中挑選精銳以所汰不堪者之糈加厚焉其新獲功級業如定格將帥與士卒同甘苦時時體悉慰勞有不感恩圖報者否也至陞授爵秩異等處以不次此何費國家之財抑非輕名器也名器原以待有功自當無所愛于豪傑之流耳若屯膏各賞印

刳忍弗能予使人灰心解體何以濟天下事
哉此亦不獨軍前爲然願

皇上深思之也

八曰權戰守凡臣所言火器戰車之數悉爲戰
而設然亦非欲輕舉躁動與奴爭一旦之功
也要須酌時勢乘事機而爲之所謂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越旬踐之謀吳也十年
生聚十年教練二十年臥薪嘗膽然後可以
舉強吳先零爲漢患趙充國請備之曰無如

老臣及其至彼作用亦惟策屯田便宜椎牛
饗士人人思戰而不遽許卒坐困先零制其
命此老成之石畫也茲欲東向以謀奴當審
彼已之情形察諸夷之向背若虎墩煖炒各
酋聽我約束則急擊勿失如或未然姑退保
遼陽其于遼人結之以恩信鼓之以忠義動
之以鄉井坵壠之當保弔死扶傷問疾賑窘
挾纊投膠蓄精養銳日者奴時以剽騎入而
嘗我擾我因以老我間以銳師深入大入大

利小入小利茲知我有備按兵不出却以餘力搗北關且欲以北關之故智施于朝鮮朝鮮關繫甚大非北關之比大兵久駐于彼費餉且不支我一檄兵出援彼必復來漸次蠶食彼反若得其窾惟當簡驍健用之火器戰車之間避其來銳擊其情歸聞開鐵諸城輒止一層瑕而不堅是以下之甚易賊亦棄而不守宜乘此虜未遽入師衆大集用其力速爲修理下半以石上用磚數層若戚將軍所修薊鎮城深濬地塹金湯屹立屯宿重兵招撫離散使復故業務屯種畫井田本地所出卽可養軍一處修完復修一處漸及于各城堡久之皆成屯地不第一方而已惟是目前所費須多方料理一勞永逸小害大利內地充實屬國無恙永爲外藩然後連合虎墩煖炒合部鼓行而東朝鮮南來策應擒奴賊叛將斃其肉剝其心肺其肝以祭我死事諸將士以伸中國之氣洗當宁之羞諸將士死且

不朽可封目于地下矣尤願

陛下憫然興慚憤之念反而思堂堂

天朝當吾世而受小醜挫辱慨然與海內更始
定枚卜補大僚下考選留神邊事詰戎飭武
行且

宗社安若太山

皇上尊若上帝尺組可以繫南越長纓可以繫名
王區區狗馬朴忠退而把犁鋤永爲太平之
民老死林壑無遺憾有餘榮矣

三十三卷
終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

己未仲冬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旨議調湖廣永順司土兵一萬五千保靖司土兵
五千并發到劄副二角除將劄轉發二司并
行布按都三司守巡各道議調議餉并議將
領及一應凡關調遣事宜逐一共圖料理外
爲照奴酋自破開鐵北關以來勢益猖獗遼

不朽可封目于地下矣尤願

陛下憫然興慚憤之念反而思堂堂

天朝當吾世而受小醜挫辱慨然與海內更始
定枚卜補大僚下考選留神邊事詰戎飭武
行且

宗社安若太山

皇上尊若上帝尺組可以繫南越長纓可以繫名
王區區狗馬朴忠退而把犁鋤永爲太平之
民老死林壑無遺憾有餘榮矣

三十三卷
終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四

己未仲冬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旨議調湖廣永順司土兵一萬五千保靖司土兵
五千并發到劄副二角除將劄轉發二司并
行布按都三司守巡各道議調議餉并議將
領及一應凡關調遣事宜逐一共圖料理外
爲照奴酋自破開鐵北關以來勢益猖獗遼

潘廣寧一帶勢愈孤危近讀經臣熊廷弼無
兵無將無民無馬一疏事勢窮蹙不料至此
今調兵最爲緊着臣子苟可效力敢不勇圖
惟是調兵於土司與調兵於郡縣事體大不
相同而二萬之取盈數千之遞發機宜更湏
詳密職請備言其故夫永順兵則嘗調征倭
矣一兵竟未行及征播則行何者播近而倭
遠也當時一入播境則穀米可資牛羊可掠
進有趨利之樂而坐無艱食之虞且大兵集
勢在必克彭元錦卽不親行而兵自勇於行
若以今日事勢則視征倭時尤有間人懼送
死餉懼後時兼之五六千里長途自出楚境
誰能爲一金之犒者故在今日第一足額難
次則出門難又次則禁騷擾防逃回難自非
彭元錦身親統領安能如指臂之相使威令
之必行把目共一心群行無退志元錦行卽
彭象乾必不敢後而調遣始有完局矣此應
議一也咨文有曰不必取數之盈每次發一